

# 白皮松下访盘龙

□白青年

“到盘龙山去！”  
国庆前夕，细雨绵绵。我和于报生兄相约，驱车朝那座充满魅力的村庄奔去。白皮松是盘龙山村象征，到了松树下，村庄已近在眼前。

四处瞭望，弯弯曲曲的山路犹如盘旋于太行山间的长龙，山上的野花随处开放。花椒树、核桃树叶泛了黄，山风吹来，窸窣窸窣地飘落，给滋润它们的土地盖上了一层厚厚的绒毡。大大小小的柿树果实累累，像挂着一树红灯笼。整个盘龙山像一本厚厚的画卷。

“看，那就是俺村的支书王生有，他天天忙得跟陀螺一样。”顺着村里一位大爷的手指，我们看见一个中年人走出了村委会大院，很吃力地下了台阶，微笑着朝我们走来。盘龙山村自古山高坡陡，交通不便，以前的山货要想卖出去，全靠人背驴驮。王生有的大哥王自有，在本村当了五十多年的村干部，几十年如一日，为硬化盘龙山村至东峪自然村的道路突发心梗倒在了工程建设工地上，带着遗憾永远地走了。

盘龙山村的干部群众一致要求王自有的三弟——王生有回村来挑起这副担子。

王生有，年轻时参军入伍，复员后落户到山下姚村镇井湾村。他多年来经营货运业务，生意做得风生水起。2004年跑运输遭遇一场严重的车祸，不幸失去了右臂，右腿也严重残疾。

## 冬天的鸟巢

□祁明星

一树一树的叶子随寒风凋落  
犹如一波一波绿色的潮水退去  
露出一座一座孤零零的小岛  
在海洋一样的天空里星罗棋布  
连绵成一个个空中的家园

在呼啸而来的风中  
这些摇晃的家就像永不沉没的小船  
以高耸的树枝为帆  
向着寒流挺进

鸟类在密枝繁柯间安营扎寨  
在流浪奔徙中繁衍  
在风餐露宿中坚守  
用如锋利的翅膀切割冰层一样的云  
用优美的弧线勾勒出飞翔的壮美

这些鸟类的豪宅  
俨然是神奇的城堡  
以大树的根基为根基  
以大树的高度为高度  
曾经罩着绿色的华盖  
而今被刀枪剑戟一样的枝杈层层护卫  
在冰寒料峭中突出显出坚韧和刚强

这些诗意的栖息得如黑黝黝的福祉  
成为生命成长的摇篮  
成为飞翔的起点  
成为盛满光明的杯盏  
让一棵棵树痛饮风霜雪雨  
在时间的高度画着一圈圈年轮

这些突兀的黑点  
成为一棵棵树繁华尽谢后的核  
成为冬天捧出的有温度的果实  
让苍凉的风景变得充实而温馨

当这黑点点缀在城市的边缘  
就像一颗美人痣让冬天生动起来  
当这黑点被晚霞点燃  
就像一堆篝火让冬天温暖起来  
当这黑点成为一个个航标  
我便找到回家的方向  
当这黑点成为家乡的胎记  
我便可在一声声鸟鸣里  
听到带着方言的浓浓的乡愁  
若把这些黑点连接成线  
就构成了一片绵延起伏的山河

## 腊月

□洪恩

一幅素描的中国画  
在腊月徐徐展开  
雪花伴着腊梅的芬芳  
让水瘦山寒的季节  
开了一道厚重丰盈的门

腊月，喜悦漫过小院  
晴好的日子里  
母亲将家底搬出来  
阳光铺满经年的岁月  
晾晒一段红红绿绿的时光  
即使在寒冷的夜里  
母亲也能在飞针走线中  
缝制年的味道  
更能缝制春天的神韵

进入腊月  
就进入了期许的日子  
孩子在嬉戏中数着日历  
游子在汽笛声中  
将思念拿回又放下  
进入腊月风雪也显得多情  
心心念念的腊月  
只到春联红遍除夕  
鞭炮迎来钟声的那一刻  
才达到圆满

王生有一开始也很矛盾，但面对镇党委的恳请和乡亲们期盼的眼神，想想大哥未完成的事业和不能瞑目的遗憾，思虑再三，最终还是说服了自己、说服了家人。

“咱是一名党员，盘龙山是咱的根，做人不能光顾自己的小家。大哥没干成的事咱得干成！”王生有接过了大哥的重担，决心把乡村建设进行到底，以此告慰大哥的在天之灵。

见面后，谈起过去的岁月，我们好奇地问他，当初一人来到山上，家里人都支持你吗？他说：“我每天早出晚归，家里老婆多次问我出去干什么，我说出去要账。后来认为不能一直瞒她，就告诉她在盘龙山路上施工，她听后就生气了，有一个多月不和我搭腔。”

盘龙山村有两个自然村，四个村民小组，不足百户，不到二百口人，是省定贫困村。要想富，先修路。对山里人来说，路就是摆脱贫困的金钥匙。在确定道路硬化前期，繁杂的事很多，尤其是修路、拆迁房屋等费用没着落，要紧的是村里没有一分钱，开工谈何容易！村“两委”把各项费用算在一起，硬化公路、拆迁补偿、古庙修建、白皮松围圈复土保护共计80万元！

“这钱我来出，我曾答应过大哥，就一定要帮他完成这个心愿！”王生有的二哥王金有一锤定音。

王生有终于吃了一颗定心丸。

盘龙山至阳耳庄的道路是该村通往外界的主要道路，虽然路通了，但路陡弯多、悬崖峭壁，路外悬崖深，路里落石多，总长5公里就有3公里危险地段。好多人不敢

开车上山。经村“两委”研究决定，准备拓宽，并加设安全防护墩。施工难度大，生活十分艰苦，石头支锅就地做饭，主要以吃方便面、挂面为主。

“2016年年底，全村完成贫困村脱贫摘帽，主要经济来源是花椒、柿子、中药材等，粮食作物有谷子、大豆、玉米等，还有独特纯净的山泉水。”

后来，王生有的爱人申变英，那个当初最反对王生有的人，也忍不住好奇回村看了个究竟，当看到山村巨大变化时开心地笑了，打趣王生有说：“盘龙山没有白养你这个儿子。”

他笑了笑，又接着说：“这路修好了，改变了群众出行难的问题，提高了群众行路的安全感，外来旅客逐渐增多。但工程结束后，工人工资和各种材料费用仍没有落实，我想来想去，再困难也不能给村里和老百姓增加负担，就自己想办法把在城里的一套房子抵押贷了17万元，7年期限，每月2600元，支付了工人工资和材料款，机械费用也自垫了，总工程费用40万元左右，自己都想办法解决了。”

自从王生有回山上当村支书后，带领全村人民修路、拆除废弃猪圈、建设了观光水系、停车场，观光平台，蓄水池，登山台阶，观光步道，安装了路灯。申报了传统古村落保护。建立了农业合作社，农民的山楂、花椒、小米及农副产品不出村就能卖个好价钱。农民富了，日子红红火火。

白皮松在盘龙山村高耸入云，不过现

在有了比白皮松树更高的存在，那就是飘扬在“红色粮仓”展馆上鲜艳的国旗。

抗日战争时期，盘龙山作为战时战略物资秘密收藏点，村民深明大义、不计报酬、自觉支持抗战，腾出房舍以供藏粮之需，虽藏粮过万，村民却忍饥挨饿，从不动一粒粮、一寸棉，用智慧和生命守护着“粮山”，还协助照顾伤员，为抗战作出了积极贡献，人们亲切地称这里为“红色粮仓”。“红色粮仓”是盘龙山拥有的宝贵的红色精神财富！

“在帮扶单位林州市纪委监委和任村镇党委的大力支持、帮助下，我们筹资建设了这个占地1000余平方米的‘红色粮仓’展览区，以实物、图片和历史资料复原了当时存粮的场景，真实再现了那段军民互助、齐心抗战的历史。”王生有侃侃而谈，眼中流露出睿智的光芒。

一段历史，一串血与火的传奇故事，镇里、市里、省内、省外前来参观考察、接受党性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党员、干部、师生、游客络绎不绝。盘龙山村成了闻名遐迩的红色教育基地。

在挂满奖牌的会议室，王生有望望着未来的山村梦想。从他那明亮的眼神里，让我们看到了一种有坚定信念的光在里面流动。

雨润山乡，细雨中的盘龙山，抖擞精神，面容清朗；挺拔的白皮松树，枝条摇曳，松针欢笑；寒露时节，“粮仓”上的红旗，经霜耐寒，愈加鲜艳，山下的红旗渠，蜿蜒曲折，流向远方……



枣园沐雪 □焦国建 摄

## 词二首

□朱现魁

### 凤凰台上忆吹箫 游水冶珍珠泉

珠沼生辉，柏门纳秀，湖湾最是风流。正  
狎鸥三五，拍水嬉游。忽忆铮铮铁骑，挥  
长剑、怒向虬仇。边尘暗、鸣镳挂甲，送我征  
骝。  
悠悠，千年过了，红日荡波心，夙愿都  
酬。奈昔贤人远，旧景难留。惟有珍珠泉水，  
犹汨汨、终日歌讴。凝望处、宏图又起，筑梦  
芳洲。

### 金缕曲 赠杨景龙教授

安惠楼头月。几春秋、萧斋夜读，流光澄澈。  
插架邮侯三万轴，页页词心清绝。筠管冷、霜毫犹  
热。绣幌佳人知多少？四卷书、触手从头阅。问  
底蕴，尔能说。  
新诗旧味皆盈篋。问伊谁？长笺短幅，缠绵  
激越。常恨世人新意少，满目芳菲都歇。千曲琵琶  
呼欲出，喜今朝、豪韵飞仙阙。吟啸处，补天裂。

## 忆在校园里学滑冰

□安景萱

二十世纪50年代中期，安阳的冬天特别冷，市里大部分坑塘都已经结了一层厚厚的冰，孩童们在冰面上尽情地玩耍。

1955年的秋季我考入了安阳第一高中，我们学校马路旁边有一个游泳池。所谓游泳池，实际上就是在平地上挖成的一个长25米宽50米的土坑。这年的冬天游泳池的水结成厚厚的冰，成为一个天然的溜冰场。课外活动时间和星期天成为我们经常光顾的场所。学校为了支持同学们开展冰上体育活动，每个班配发了一双简易的滑冰鞋，热爱体育活动的同学就聚集在游泳池旁，排队等候穿上滑冰鞋体验冰上活动的乐趣。

我们班上有一位同学叫胡宝全，他的家在东北开原，因家中有人在安阳驻军服役，他也随之来到安阳求学，因此我们有幸成为同班学友。既然是东北的，一般来说冰上活动就可能是强项，所以他有一双正规的滑冰鞋。而且滑

冰技术不用说也高我们一筹，自然就成为我们的滑冰教练。我们班有学校配发的简易滑冰鞋，再加上胡同学的滑冰鞋，比其他班级学习滑冰的条件要优越得多，等待滑冰鞋的时间也短，更主要是我们有一位义务教练，随时可以热心指导，同学们学习滑冰的兴致很高。

我是个热爱运动的人，这年的冬天，蠢蠢欲动的我便加入了这支学习滑冰的队伍。为了防摔，穿上了厚厚的棉衣，戴上棉帽子和手套，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换上胡宝全的滑冰鞋，在他的指导下，由两位同学一边一个搀扶我，摇摇摆摆站在冰面上，心中默记他教导的要领：身体微屈前倾，重心下降移至左脚，右脚用脚尖向右后方蹬，然后左右交替。理论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难了。离开两边搀扶的人就会心慌意乱，站都站不稳，一个趔趄摔个四仰八叉。摔倒了爬起来，爬起来又摔倒，就这样跌跌撞撞，不知摔了多少跟头，累得满头大汗，浑身也湿透了。坚持学习了一段时间后，不用人搀扶了，又慢慢能向前滑进一两步了，心里那叫美啊！宝全

同学还直夸我学得快。我知道他这是在鼓励我。

很快迎来了春暖花开的季节，冰雪开始融化，我们学滑冰的最好时期转眼就过去了，毕竟我们这个地方不是开展冰上运动的适宜地区。我费了不少精力和时间，最终也没有学会滑冰。但通过学习滑冰，我与胡宝全同学有机会亲密地接触，加深了我俩之间的友谊，在学业上我俩互相帮助，也取得了不小的进步。

高中毕业后，我们失去了联系，随着他家大人所在部队的换防，胡宝全同学很可能回他们东北老家了。65年前校园里学滑冰的一段美好记忆，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我十分想念我的同学胡宝全，非常珍惜青年学生时代的那种淳朴友情。前几年我曾向《老年日报》“夕阳有约”栏目投稿，试图找到我的同学胡宝全，重给我们之间这份真诚的友谊，但始终没有音信。如今我们都是耄耋之年了，越老越想逝逝的美好岁月。望老友身体健康，生活幸福，愿我们之间的友情永存。

## 蜡梅花开

□杨军霞

寒冬腊月，叶薇伤感地走进来。这座繁华地段的中式庭院，不但建筑风格古朴典雅，最惬意的还是复式层带阁楼和空中小院。想当初她和梅表姐两家一看便喜欢上了，各自倾其所有买下择邻而居，但这里将不属于自己，一周前售房合同刚刚签下……

两年前，她靠着苦心经营多年的小餐厅积累的财富，投资了一家火锅店，经过近一年的奔波筹备，当大红灯笼高挂在“听雨薇”门头，叶薇总算松了口气。正当她满怀希望的时候，突如其来的疫情改变了一切，曾经车水马龙的门前失去了以往的热闹，优美的旋律掩不住辉煌灯下的寂寥。封城令下，一夜之间，关门闭户，大街小巷，冷冷清清。漫长的等待后，根据政策各行各业陆续复工，火锅店面对的是“聚餐色变”的萧条和酷热的淡季，很多老牌餐饮业都入不敷出，何况疫情笼罩下刚刚起步的“听雨薇”呢！老店的净收入全部用来弥补新店的亏损，员工们的工资是决不能拖欠的，大笔的租金也该交了，店里安检设备还要安装待款，从疫情中一路走来的“听雨薇”步履维艰，各种费用的庞大开支，她已经资金短缺，目前唯一能救急的就是变卖房产……

叶薇收回往事飘远的思绪……这次来是为了取走那盆蜡梅花，是梅表姐临走时送过来拜托她代养的。叶薇走进阁楼，一阵淡淡的甜香扑鼻而来，她惊喜地发现，宽大的飘窗台上，那盆婆娑的蜡梅花，在明亮的玻璃映衬下，宛如风姿绰约的花仙子。几枝傲挺的枝条上金黄金黄的，俏丽的花朵疏疏落落，分外娇柔。在隆冬，在弥漫的疫情中，在她疏于照料的日子，悄然绽放了！

叶薇给梅表姐微信上留言：“蜡梅花开”。

她的泪水夺眶而出，不是因为自己落魄的处境，而是骤然间来自心灵深处久违的震撼，一种被花触动的情感：难道它仅仅是冬日里的一道亮丽的风景？仅仅是为冬日的萧瑟抹亮了一片温情？她想起梅表姐托付在外不满三岁的儿子，她想起梅表姐寄宿在校即将中考的女儿，叶薇的眼前又浮现出梅表姐夫妇支援疫情前线奋不顾身医治救人的身影，想起更多的最美逆行者……

蜡梅花开！坚毅、美丽、高洁的花语！

是的，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疫情下，寒风里，百花中的蜡梅已经率先含笑开放，凌霜傲雪，接下来的日子，终究会迎来一个明媚的春天！

## 沙土炒花生的味道

□王章庆

我特别爱吃沙土炒的带皮花生，而且是原味的大个花生，它不仅脆且香，还有着独特的味道。

记得儿时，父亲常做的三种花生：水煮花生米、油炸花生米、沙土炒的带皮花生，每一种都味道极美，而我对父亲做的沙土炒的原味带皮花生情有独钟。

读小学时，一个腿脚不好的邻居大爷卖这种花生。老人左臂挎着一个长篮子，篮子里堆满了沙土炒的带皮花生，还放有一杆带铁盘儿的称，右手拿着一小凳子，一边蹒跚地走在大街小巷中，一边发出他那极具特色的吆喝声：“谁要焦落(la)深——又焦又香的焦落深——”(“花生”又称“落花生”，简称“落生”，后因老家方言所致，平常又称其为“落深”，“落”发音“luo或la”，意为此物易落在深土之中。)当有人购买的时候，老人就把长篮子和一小凳子放在地上，然后坐下来和买主进行交易。老人交易的方式有两种：如果购买的金额很小(如几角钱)就用手抓给买主，如果购买的金额稍大些(如几元钱)则用盘子称花生。交易过程中的对话也十分有趣，买者常会笑着说：“给俺多抓点啊！”或者会说：“给俺称得高点啊！”邻居大爷常回答的一句话就是：“看恁说咧，不会少给恁。”每次放学回家途中，只要和老人相遇，大爷总会停下蹒跚的脚步喊我过去，然后伸出一只骨瘦嶙峋的大手，在篮子里缓缓抓出一把花生，让我将上衣口袋撑开，然后把花生慢慢地塞进去，如果一个小口袋盛不下，就把剩下的花生塞进上衣的另一个口袋里。由于我经不住又香又脆的焦花生的诱惑，只好欣然接受，并舍不得一次性吃完。回家后将老人给我焦花生的事情告诉了父亲，父亲让我以后不能再接受老人的焦花生了，因为老人的生活也极其不易。

后来家里有了属于自己的田地，所种的农作物也很丰富，其中就有花生。父亲知道我们喜欢吃花生，于是常给我们吃，父亲用沙土炒花生可称得上是高手，火候掌握得很准。一年四季都可以做，唯冬季做的次数最多，一是此季节能够吃到新花生，二是此为农闲之季。父亲做沙土炒花生的场景堪称唯美，备好个大粒饱的带皮花生，一个个花生犹如一个个可爱的小精灵，等待着绽放自我时刻的到来。父亲在大铁锅里放上适量的细沙土，母亲点着灶中的干柴，然后轻轻地、娴熟地拉着风箱，风箱在一推一拉间演奏出农家熟悉的小调。灶中的火苗在小调的伴奏下挥动着红色水袖，尽情地飘逸着轻盈的舞步。父亲将备好的带皮花生放入锅里，一个个小精灵有细沙相伴，均匀地掺和在一起不离不弃。沙温逐渐升高，父亲用一把铁铲将掺和在一起的沙土和花生匀速地上下翻动，让每一个花生都能均匀受热直至成功出锅。锅与铲的撞击犹如打击乐奏出的铿锵有力的乐曲，所有的曲调和舞姿成就了细沙相伴的小精灵的无限辉煌。所有的一切似乎在为之呐喊，为之喝彩，又在为之震撼！

母亲专注地看着灶中火，父亲细心地翻动着锅中的沙与花生。透过微弱灯光，我看到父母的眼睛里似乎充满了期待：期待花生炒至成功，期待孩子们吃焦花生时脸上绽放的笑容，期待日子一定会沉浸在幸福中。透过灯光，我又看到了父母脸上的笑容。

记忆中温馨的画面很多，印象最深的就是春节时，一家人围坐在一桌，桌上放着一个“老窝窝”(老家方言：用高粱上端最长的节儿编成的筐子)父亲炒的沙土焦花生，看着春晚，吃着，说着，笑着……

我参加工作后，父母也已步入了暮年，每次回家看望父母，总少不了给二老买一袋沙土炒花生，虽然父亲换了一口假牙，但依然喜欢坐在低桌前慢慢地剥着花生皮，去掉红衣，露出白胖的花生仁儿，缓缓地放入嘴里，津津有味地咀嚼着，品味着熟悉的味道，享受着儿女带来的幸福。此刻，看着耄耋之年父母慈祥的面容，看着父母满头的白发，听着父母一句句叮嘱的话语，仿佛又回到了童年。如今，虽然吃不到父亲做的沙土炒花生，但那个味道永远留在儿女们的心里。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每次祭奠的时候，总少不了带去父亲喜欢吃的沙土炒花生，这是一家人熟悉的味道，也是一家人幸福美好的回忆。

现在花生的种类繁多，咸花生、甜花生、五香花生、麻辣花生等，其味道各异且美，而我此生最爱的依然是沙土炒的原味带皮花生，其中包含着慈祥的父爱，也有着我对父亲深深地思念。